

▲张广玲 小说作品

晚风清唱



—

夕阳踩着脚走下山坡。

西边天空像织女织出的大红锦缎。傍晚的风温柔而又细心，给红岩农场二队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带来丝丝凉爽。

月桂站在自家院里，望着那几只鸭出神。

地上，嫩绿的苣荬菜被摊开，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。头上顶着一撮绿毛的公鸡抢先奔上前去，捉鱼样伸长脖子吞食苣荬菜，另外几只母鸭也一步三摇，纷纷上前……

“真是个直肠子，吃多少拉多少。”原本干净整洁的小院，被鸭屎破坏。月桂嘟囔着，抄起竖在门边的铁锨，铲了几锨土盖在鸭屎上。月桂刚想放松一下疲累的身心，此时她心里升起阴云。

屋里，鼾声四起，一把手中午的酒还没醒。一个整天泡在酒缸里的人，是不会心疼在地里干了一天活儿的女人的。月桂对此早已麻木。

斌子才是她的牵挂。她的思念只能出现在夜晚，在干家务活儿的间隙里，思念像水一样顺着她干裂、粗糙的手指缝流淌下来，只是这水已无力灌溉她心灵的草原。毕竟，这孩子遥远得像飘散的晚风，她感觉自己怎样也握不住。

一个高高大大的身影从院门前闪过。

是五斗！
“五斗，等下来吃晚饭不？”月桂喊。
“不吃了，刚从地里回来，苣荬菜嫩得很，顺手割了给你喂猪。”

五斗瓮声瓮气地说，脚下却没停，径自走了。

月桂看着五斗的背影渐渐隐没在黄昏里，他那一甩一甩的左胳膊，走路向前倾的身子，跟丹丹走路的姿势一个样呢。

“月桂，做甚呢？”一把手在屋里的炕上扯着脖子冲着窗外喊。

“给俺倒口水喝，渴死了！”一把手靠在墙上，睡眠惺忪。蓝制服的右袖管空空的。

“快点儿，老子要渴死了！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臭婆娘！”一把手的谩骂像机关枪射出的子弹。

月桂面面无表情进了厨房，提起水瓢舀了半瓢水，递给靠在墙边仍有醉意的一把手。

一把手垂下头，“咕咚咕咚”猛喝了几口。

“俺又喝多了，月桂，嘿嘿，月桂不生气。”

一把手喝饱了，咧开了嘴，齜着被早烟锅子熏得焦黄的牙齿。

月桂跟一个酒鬼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家里放得最多的东西，就是酒壶、酒瓶子。隔几天，收破烂的大老李就会上家里来一趟，拿走空酒瓶子，留下三角两角的或者一元两元的。一袋盐都要两元钱了，这些酒瓶子能够换几袋盐呢？若不是月桂出去打零工，恐怕家里吃盐都是问题了。

即便这样，红岩农场二队的人也没谁敢歧视月桂。当然，一把手除外。月桂知道，这完全是因为她有月白。

二

一支录音笔，一个日记本，几支碳素笔，一面圆镜，一管口红，一瓶保湿霜，一个保温杯。月白出差的背包里，总是有这些必备品。

城市的快节奏生活，有时让人筋疲力尽。然而，谁不向往都市呢？当初抛下一切，不就是想在这里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吗？谁也无法预测未来，只能把握好当下。

月白一直对自己的举止小心翼翼，像受伤的猫，唯恐受到欺凌。

到这家以社会新闻著称的报社应聘，是因为她要维持生活，她想用忙碌的工作来忘掉一切。她爱这支笔，也喜欢报社记者的工作。副主编看了她的简历和作品，只说了三句话，试用期一个月，跑外线，三天一个专访稿。他还特别强调，没有编制，临时聘用。

月白有文字天赋，这是林阳说的。这个世界，林阳的话，她信！比起当年在红岩农场二队，自己现在的自由和手中的笔就是一切。

“副主编，通讯和消息的薪酬是不是不一样啊？另外，如果有突发事件或人物专访，我不能用自己的‘11路大卡车’去吧？”月白问。

新闻讲究时效性，现在的媒体遍地开花，谁的动作快，抓的新闻准，谁就抢占先机，这个道理行家都懂。

已经摸到这行门道的月白说话直抵要害。临时雇佣的咋的了？也不能这么压榨劳动力吧，我拿稿子说话，但得物有所值，谈条件必须敞开门户说亮话。

副主编镜片后的两只小眼睛看着月白，说：“尾号416，我的车，到时司机会跟你联系。”

副主编的声音冰冷。

月白给了副主编一个笑脸。

“谢谢领导！”月白点头，退出这间弧形办公室。

试用期在她忙碌的采访中度过，她做的是人物流的专题，照理没啥惊人的故事。但月白接触的人，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。她喜欢采访百姓，与百岁老人对话，与农民工畅谈，还有那些留守儿童的故事都会牵动她的心。

斌子，那个现在已长成少年的小男孩，一直是月白的牵挂。

十年前，月白回乡。

瘦瘦弱弱穿着蓝背心的斌子，趿着一双大人的敞口布鞋，脚趾头从布鞋前面的洞里钻出来，惊诧地望着她。一道道蚯蚓似的伤口，在斌子的额头、耳后、手背上爬开，有的还是紫红色。

月白一阵心酸，她摸出十元钱递给斌子。斌子怯怯地看一眼她的脸，又看了一眼她递过来的十元钱，确定月白是真心给他的，才慢慢伸出沾满泥巴的小手接了过去。斌子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了又看，白皙的小脸上竟然泛红，他转身跑掉了。

月白这次回来，是专门为办一桩事的。她要对当年自己的任性，对现在的悔恨做个了断。

表舅找了县里的领导，县里的传票到了红岩农场二队，这令大山深处偏僻的村子着实热闹了一回。面对村里人质疑、嘲笑的目光，月白视而不见。

办手续的时候，月白没有流泪。但斌子哭着钻进她怀里时，她却流泪了。

月白把红领巾系在斌子的脖子上，搂住他。斌子，你是红领巾了，要坚强，听话，要好好学习，走出村子。

月白不知道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，还是说给斌子听的。才八岁的孩子，能听得懂吗？

办完手续，月白没做片刻停留，甚至没与那个让她又恨又爱的人见一面。路远了，方向不一了，何苦捆绑！月白买了十多包方便面，还有棒棒糖、火腿肠和面包，她现在能给这孩子的只有这些了。

第一场雪说来就来了，萧瑟的晚风吹来寒凉，山坳里的村子在雪中愈发朦胧。

再见了！不，是永不再见！坐在通往县城的车上，月白听到有个声音对自己说。

三

天色暗得要命，这雨好像跟谁有仇似的，没完没了地下。出不了窑，就干不了活儿，八个人都躺在硬板床上，有的睡觉，打着震天的呼噜；有的拿着翻了几百遍的报纸看。斌子用两只手托着后脑勺，眼睛盯着上铺那几块微黄的木板。木板中间的纹路清晰可辨，不规则的图形搅动他的记忆，涟漪一样在他的脑海里荡开。

斌子知道自己长得帅气，很吸引女孩子，但他从未在意过。打小就听惯了别人的嘲讽，看惯了别人的白眼，斌子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拯救那个贫寒、卑贱的家。从他记事起，他就知道一只胳膊的爹除了酗酒，最大的爱好就是凑热闹，哪人多多爹就往哪儿钻。爹总叼着手指粗的早烟筒，圪蹴在墙根里，吞云吐雾，从不晓得对这个家负什么责任。他又是闻不得饭菜香的，撵着人家的脚眼儿走，对人家鄙夷的眼神和难听的话装看不见、听不到，不等人家请，自取了碗筷坐下。人送绰号“一把手”“鲁二麻子”。

红岩农场二队的徐大棒子是会计王小鬼的小舅子，一个惹事讨嫌的主儿，整日游手好闲的，三十大几了还没娶上个媳妇儿，给王小鬼的婆娘急得恨不得挠墙。王小鬼的婆娘托了一个又一个媒婆，水果、鸡蛋搭了不少，相看完了女方就都没了信儿。徐大棒子虽然一米八几的大个儿，一百八九十斤的大体格，看上去身体结实，长得也不算丑，为啥说不上媳妇儿，归根结底是这主儿有点“二”。这个“二”在东北乡村的含义是缺心眼儿，愣，虎了吧唧的意思。

大棒子自己犯虎，偏偏遇上了斌子爹，这两个人也算是红岩农场二队的一道特殊风景，他俩比赛似的撵着劲儿让大伙儿取乐。

这天，大棒子又像往常一样拽住斌子爹的耳朵，斌子爹嘴里喷着酒气，告饶。

“大棒子，明天二叔给你找个姑娘，让你见天儿搂着睡，省得你一身牛力气没处使。哎哟，快别拽了。”斌子爹嘴上求饶还不忘调侃大棒子。

五岁的斌子穿着破着洞的背心使劲儿拽着爹的衣角，怯怯地望着这一幕。“砰！”斌子爹的脑袋瓜又被大棒子重重地打了一下，斌子爹很没面子。

“大棒子，你爷爷的，你要是手痒痒了，咱队那头母猪正找你呢，让你给配个驴种，没准儿你就上电视出名了，折腾出来个二串子，省得再用驴驹拾掇我！”

“妈了个巴子，滚球蛋！”大棒子一脚把瘦猴似的斌子爹踹了个狗啃屎。

眼下，家家户户正在摊场晾麦，男女老少都聚集在这里。斌子小老虎样冲上去，抱住大棒子的胳膊狠狠地咬了他一口。

“哎哟，小瘪犊子，我跟你爹闹着玩儿哩。”大棒子使劲儿把胳膊扬起来，用一只手便把斌子举过了头顶。

“大棒子，你可别犯浑，别给孩子吓着了。”看场院的更夫老李头看不下去了，也怕大棒子这虎玩意儿真摔坏了孩子。他抢上前去，把斌子接过来，抱在怀里，又轻轻地放在地上。

斌子眼睛里喷着怒火，恨不能吃掉大棒子这混蛋。

斌子爹站在边上，还嗤嗤地笑，不晓得刚才那一幕有多么险，也不顾儿子有什么感受，自顾自在粮堆上抓了一把麦粒，嚼了起来。

斌子努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，他看了爹一眼，扭身跑出了场院。

不爱说话的斌子更加寡言了。只有那双大大的眼睛流露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倔强和忧伤，他在悄悄地与世界做着抵抗。

学校离家不远，除了读书，斌子还要割猪食菜，放鸭、鹅，劈柴火，好在有小姨和五斗他们接济照顾。村里的老人都说，是老天爷可怜这家人，让他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孩子，给他们残缺的家一些弥补。

斌子从小就知道照顾月桂，月桂犯起病来不吃不喝不睡，只会傻呆呆地坐着，像个木偶，嘴里还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斌子就会给月桂冲上一碗白糖水，掰半个凉馍馍放在白糖水里，凉馍馍泡软乎了喂给月桂吃。

斌子打心眼里恨一把手，月桂有重度抑郁症，不能受刺激，好在，不发病的时候她还能做饭、洗衣、料理家务。

斌子最愿意去小姨月白家，只要去小姨家，他的烦恼就都没了。小姨家有个跟他相差两岁的妹妹丹丹，丹丹胖乎乎的特别可爱。

小姨家条件好，有宽敞的砖瓦房，院子里铺的水泥地，光滑平整，比自己家的炕都干净。小姨家房前还有两棵李子树，一棵樱桃树。七月，樱桃熟了，满树红莹莹的。秋天，李子树上便结满了果实。李子很大，很甜，每次去，小姨总要带着他摘李子吃。

斌子一边吃，一边看系着围裙的小姨将那些红透了李子摘下来，放在脚边的筐箩里。夕阳给小姨的背涂满金色，树下是小姨拉长了的身影。

不知多少次，斌子都把小姨想象成妈妈，斌子在小姨家才能找到家的感觉，小姨要是他的妈妈就好了。

可是没等斌子长大，小姨就走了，还带走了可爱的妹妹丹丹。小姨在，斌子便有借口哄妹妹玩，不用早回家。小姨在家的的时候会护着他，五斗待他也很好，他习惯了叫小姨父五斗，而不是叫小姨父。

大人的事，斌子不懂，小姨走了。月桂的病虽然好些了，但是，那个家已经种满了悲伤，斌子喘不过气来。

两滴清泪不知不觉地爬上斌子的眼角。

一声尖利的口哨声响起，屋里的人像打了鸡血，全部精神了。起床，列队站好。斌子也快速抹了一下脸，跳下床。八张十八九岁青春的脸庞，穿着印着编号的囚服。

两菜一汤。熊二喝了一口黄瓜汤，说了句：“真香！”

斌子看了他一眼，这家伙，跟斌子犯的一样的罪，入室盗窃。

斌子习惯了沉默，对，还有冷漠，只有遇到张欣时，他才感觉自己满血复活了。

去读两年学制的技校是斌子自己的选择，之所以看中这所学校，就是因

为斌子想早毕业，早工作，贴补家用。

技校让斌子开阔了眼界，原来，他们红岩农场二队放在地图上，只不过是一个点点。捏着小姨寄来的学费，斌子发誓要好好学习，混出个样来。只是，遇到张欣后，他的世界开始乱了套。

张欣的家，就在县城里边，她的爸爸搞运输，妈妈开着一间食杂店，爷爷奶奶都是县城退休的教师，家境很好。临毕业前三个月，张欣被调到了斌子前面的座位。

一个闷热的中午，教室像个蒸笼，把斌子他们十几个住校生像蒸馒头一样地蒸在里面。捧着历史书的斌子努力不让因意淫俘虏自己，他沿着走廊走来走去，一边走，一边背题，准备应对下午的历史考试。

当他回到座位上，一只粉红色的千纸鹤出现在他的书桌里。

那时的斌子瘦高、白净、帅气，只是眼里透着冷冷的寒意。斌子除了上课，闲暇时他就去对面高级中学门前发小广告，或者代那些家境好的同学买东西，晚上他还溜出校园去烤肉摊儿上穿串，穿一串能挣三分钱。

斌子尽量省着用钱，可是，每次去张欣家，斌子都觉得自尊心受挫，他要赌一把，像五斗那样。尽管小姨离开了他，在斌子心里，五斗也是敢作敢当的英雄，至少对比一把手来说，孤注一掷或许就赢了。

当两名便衣警察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正在给张欣挑选一部苹果手机。一年半的刑期，斌子悔不当初。

四

月白往脸上拍最后一层粉底，丹丹居然又被老师叫家长。半年了，丹丹换了四所学校。月白能把文艺愤青、富商巨贾反复问得张口结舌，对于采访必须这样单刀直入。然而，十七岁的女儿丹丹却让月白的伶牙俐齿失了颜色，她感觉跌进黑暗里，这是对她的惩罚吗？

自从带着丹丹离开那个伤心地，月白再也沒回去过，把丹丹送进寄宿学校后，她把全部精力用在工作上。她只有像个陀螺似的，让自己转起来，才不至于感觉到疼痛。并且，斌子的离家出走，让她几近崩溃。她一边工作一边寻找，期待有好消息突然出现。然而，一年多了，她还在寻找，如一条乏力的鱼儿，硬撑着游过一座又一座城市。现在，丹丹又在往她伤痕累累的心上撒盐。

酒过三巡，月白脸上泛起酡红。“邱校长，我女儿实在太不懂事，牵连了学校，我在这里郑重向您赔礼，请给她一个机会。”

月白适时抛出底线，走过这么多单位，见过形形色色的人，月白知道，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。

“嗯，孩子马上读高三了，这个状态确实不好，咱们得一起努力，我这边倒好说，但，咱是民办学校，还有校董事会，不是我一人说了算的。”

邱校长摸着后脑壳，梳理着本就有多少的头发了。

“这就需要您费心周旋了。这样吧，邱校长，我可以帮你们写一个宣传学校的专题报道，提高学校的知名度，怎么样？”

邱校长的眼睛一下子亮起来，干了杯里的红酒。协议很快达成了，月白将脚步踉跄的邱校长扶上了车。

月光如水，深夜的霓虹灯还是那样刺眼，不知怎的，月白想起了红岩农场的月亮，想起了那条黄土路。

那年，五斗背着十八岁的她，跑进椅子山。她想起了丹丹，也许是自己欠她的。月白再无理由说服自己，这段孽缘，本身就是个错误。

她跑到了县城，端起了盘子，成了万千打工妹中的一个。某天，她的生命中突然闯进来一道阳光。

那是一个炎热倦怠的午后，刚刚忙碌完的月白捧着一本书，在餐厅的角落里看得入神。

“是高尔基的《童年》？”一个浑厚的男中音在月白背后响起，吓了她一跳。三十七八岁的样子，身材瘦削，西装革履，眼镜后面的眸子有神。

月白急促地站起身，脸不自觉地红了。

“是的，先生，让您见笑了，我马上帮您拿菜单。”月白合起书，奔向吧台。

这个中年男子便是林阳，一家地铁集团公司的工程师，他们的施工队伍在月白打工的餐馆对面施工。后来，林阳就成了这家餐馆的常客。

现在，丹丹上了初中，月白从红岩农场二队把她领出来已经四个年头了，丹丹一直住寄宿学校，这恐怕是女儿对

外界，包括对她仇视的原因吧。

月白马不停蹄到处跑，为了生活得好一些，她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。斌子和丹丹都是她的心头肉，于丹丹，她是赎罪；于斌子，是她对亲人的爱和拯救。

“丹丹，妈妈想和你谈谈。”

隔着加厚玻璃，月白在电话这端，一边哽咽地说，一边拭泪。

“你觉得还有这个必要吗？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没有爸爸！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！”

丹丹的脸憋得通红，连脖子都红了。这有点像五斗，月白和五斗吵架时，五斗就是这样，不等月白解释，巴掌已经带着风声过来了。

月白的世界困在冰面上，没有春天，自然难以融化。难道月白失去的还少吗？为什么女儿这么不理解她，不顾及她的感受呢？

“妈妈给你写了封信，希望你好好地用心读它。”

“我不需要！你还是留着你的笔墨给你的小白脸吧，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！管教，我要回宿舍！”

丹丹放下电话，看了月白一眼，那犀利的眼神，藏着一腔怨恨。

看着丹丹瘦弱的背影走进那扇带着铁栅栏的门，月白泪如雨下。

月白把所有的积蓄翻出来，又在报社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送到医院，恳请伤者原谅。好在小女孩都是皮外伤，月白又交了保释金，丹丹三天就可以出来了。

做完这些，月白觉得自己像一只气血将尽的蛹，挣扎在壳里，想破茧，想飞，然而，已经没有一丝力气。

五

“月白，我查到了，他在北海一所监狱里，罪名是盗窃，刑期已经过半了，明年四月就能出来，你不要担心。”

温和并带有磁性的嗓音，从手机里传来。月白一下子就精神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是斌子吗？准确吗？”月白被这意外的信息惊到了。

“千真万确！”

“你说是盗窃，偷东西了？斌子为什么会偷东西？是不是被人骗了？他也是二十岁的大人了，不会挣不到一口饭吃吧？对，一定是跟坏人学的，斌子是好孩子，我从小看到大的，他不是坏人。”

月白语无伦次。

“月白，你先别急，我托我大学同学打听的，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他。”

“哦哦，好！好！这可让我怎么感谢你呢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”月白激动的手在发抖。

“你懂的，月白，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！”

手机那端，那个磁性浑厚的男中音一如既往。

月白放下手机。还敢爱，还能爱吗？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林阳的照顾，月白破碎的心可能早已迈向尘埃。

他们的关系若隐若现，彼此牵挂却都压抑着情感。月白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和寻找斌子上。林阳是她的恩人、导师、朋友。面对林阳的追求，月白只是逃避，从一座城市，逃到另一座城市。然而，无论到哪，林阳的信息总会适时而来，这份苦心，月白早已在心里感激无数次。

思绪已乱，月白索性拉开窗帘。窗外，一枚又圆又大的血红色的月亮挂在天上。

迫不及待按下那串熟悉的号码。

“林阳，我看到月亮了！红月亮！”

“月白，猜猜我在哪里？我就在你对面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月白惊愕，推开窗子张望。果然，对面的八楼，明亮的灯光下站着那个熟悉的瘦削的身影。

“林阳！”月白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她一边呼喊，一边挥手。